

木匠来了

□庞济韬

小时候，木匠到家里来是很有意思的。木匠的工具可真多。墨斗好大一个嘴，从它嘴里扯出墨线，再捻起来一弹，溜直的一条黑线就印在了木头上，似乎比我们做作业用尺子靠着画的线还直。墨斗身子中间还有个轱辘，在刨平的木头上当车推着玩真不错。刨子的耳朵笔直地伸在长方体身体的两边，握住它的耳朵一推，刨子的口里就吐出来一卷刨木花。不停地推，它就不停地吐，要多少有多少。铤锄好怪，弯弯的、窄窄的，看起来斯斯文文。莫嫌它小，咬起木头来厉害着呢。嘣嘣嘣……一会儿就咬出来一堆木头渣子。钻子更有趣，瘦精精地支棱着一个架子，活像田里的稻草人叉开手披着件短外套。绳子一牵引，它就吱吱地叫，这一叫，木头就软了，身上很快就被钻子破了个洞。还有斧子、锯子、尺子、锤子……对我们小孩子来说，都是很有趣的东西。

木匠来了，家里要拉大锯。拉大锯的锯子真大，立起来赶得上大人的身高，锯片像小孩的手掌宽，一排长长的牙齿闪着寒光。木匠用墨斗在木头上弹好了线，两个拉锯的人就顺着线锯起来。两人站在大锯的两边，扎开马步，四只手握住大锯，在一推一拉的重复动作中，圆滚滚的木头就被解成一块块的木板了。拉大锯的人边拉边聊天，嘴边还叼着烟。青烟袅袅，话语绵绵，从大锯的牙齿边不停地漏下锯末，一会儿

地面上就铺上了一层细细的粉末，一股子木头的清香味弥漫在空气中。再冷的天，拉大锯的人过一阵就得脱掉外衣，头上都冒热气了。

拉大锯的锯末，我们叫锯木面。锯木面踩上去无声无息，软绵绵的，感觉真好，没事都想多踩两脚。木匠用刨子刨木头时，刨木花一卷卷地掉在地上。脚一碰，嚓嚓地响。刨木花卷得既均匀又秀气，小的有两三个卷，大的呢，差不多有六七个卷。把大的拉开，蒙在眼睛上，两头放在脑后，一松手，一个自带香味的眼罩就扣在头上了。地上的锯木面、刨木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厚，那就打两个滚吧，又香又软和，都不想起来了。躺够了，懒懒地爬起来，掸一掸身上，头发上呢，沾着卷刨木花，自然是不晓得。顶着它到处跑，伙伴吃吃地笑，却偏不说破，直到它自己在奔跑中掉下来。

拉大锯的声音很特别，仓——仓——仓——仓——，节奏分明，沉着有力。人还在老远，就知道是大锯在唱歌。木匠经常自己用小锯锯东西，开始声音钝而迟缓，后来锯齿咬进了木头深处，声音就越来越轻快，越来越兴奋，直到“咄”的一声，木头应声而断。木匠用斧头修理木头，咣咣咣，咣咣咣……声音又脆又写意。刨子的声音，唛啦，唛啦，它的声音有多长，刨下来的木花就有多长。倘若木匠的手臂长到能够把刨子从木料这头一下子推到那头，那么

陈泽远的“李冰梦”

□胡成德

我的朋友陈泽远，已经86岁高龄，是四川川剧界有名的编剧。1980年，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讲述李冰蜀中治水的电影《李冰》，该文学剧本的作者就是他。这部电影拓展了人们对李冰的习惯认知：治水只是李冰治蜀的功绩之一，他更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，一个勤政爱民的官员，一个有智慧敢担当的干才。

陈泽远出生在川南青衣江畔，小时候常在家乡附近的“二郎庙”玩耍，听老人们讲述关于李冰治水的故事；他上大学就读历史系，增加了对李冰的历史背景认识，渐渐地，李冰这个人物就在他心中埋下了文艺创作的种子。毕业后，陈泽远分配到当时的四川温江地区从事戏剧创作，心中的种子开始发芽，于是，就有了上面那部电影佳作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陈泽远担任温江地区文化局的创作办主任，后来温江地区合

并入成都，他又一度担任成都市文化局的创作办主任，尽管事务繁忙，但李冰这个人物在他心中仍然挥之不去。1981年，在他的指导下，温江川剧团青年编剧张培根将电影文学剧本改编成川剧《李冰》，该剧排演后参加了1983年四川省第一届振兴川剧调演，获演出奖和剧本奖。

新世纪后，陈泽远应某电视制作单位之邀，将《李冰》剧本改编成长篇电视连续剧。拍摄方签了约给了定金，却因为种种原因，此事无疾而终。这给陈泽远一个大大的打击。另一个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，陈泽远到医院检查，发现患了直肠癌，心中的梦还没有实现，自己却病倒了。一番痛苦纠结之后，他决定和病魔抢时间，在有生之年圆心中的梦。

在电影和川剧的艺术实践中，陈泽远意识到由于舞台剧和电影的时间所限，关于李冰的故事不能尽情予以展现。于是，他另辟蹊径，决定用小说来

刨木花必定有几十个卷。好多个木匠一起工作，锯的锯、敲的敲、钻的钻、削的削、挖的挖、刨的刨，那些声音长短不一，轻重各异，混合在一起，听起来热烈而忙碌，让人激动，也让人陶醉。

听说木匠的祖师爷鲁班写了一本《鲁班书》，里头记载了好些法术。木匠呢，自然多多少少也会点法术咯。修新房子的时候，泥瓦匠、石匠、木匠、篾匠陆续到来，主人家对木匠格外客气。对木匠的头儿——掌墨师，那更是毕恭毕敬。掌墨师负责整个屋子建造的设计、施工和监工，多是经验老到、手艺精湛的老匠人。在新房落成的前一天夜里，要用公鸡、香烛举行庄重的仪式，主持仪式的也是掌墨师。

我家修新房时，掌墨师是我家的亲戚，我叫他表叔。表叔瘦瘦高高，留着山羊胡的脸上，一双眼睛又黑又精神。他在我家忙前忙后，很少有工夫休息。有一次，母亲叫我给他端去一搪瓷缸新泡的茶。他喝茶比我父亲还厉害，那么大一缸子茶，里面茶叶足有一半，喝一口，苦得像药。趁他喝茶的当儿，我鼓足勇气，问他会啥法术。表叔哈哈大笑，山羊胡直抖动，说：“我会的法术多啦，最厉害的法术就是修的新房子一百年不垮不烂，里面住的人没病没灾。”他问我：“我这个法术咋样？”我没想到他会反问，一时语塞，表叔又大笑起来，山羊胡抖动得更厉害了。

充分表达李冰传奇的一生。2019年底，当他静坐书斋展纸提笔时，新冠疫情来临。偏偏这个时候患处疼痛使得他不能端坐，只能身体后仰，靠腰椎支撑半仰着写作。写久了身体难于保持平衡，他就用一条布带把自己捆在座椅上以免偏倒。就这样，在痛苦与希望的煎熬中，他一个字一个字地顽强写作……而李冰的小说形象也在这文字的爬行中逐渐展现。

在陈泽远笔下，李冰是一个善于调查研究、科学治水的郡守；一个深入田间地头、与民共苦乐的父母官；一个坚持真理、不顾自身安危的清官……写完最后一个字，在病魔与辛劳的夹击下，陈泽远住进了医院。

小说终于在2022年末脱稿，全书近60万字。在书稿即将面世之际，祝愿我的朋友陈泽远能够打败病魔，为自己终于圆了“李冰梦”而欣然一笑。

落了一身的花

□王太生

风雅是一种心情和状态，临风如树的悠然气质。一座自在的城市，必定会有风雅的人。

金陵是一座风雅之城，且不说秦淮河的景致，文人士大夫的神韵，就连小人物也自在风雅。

袁枚《随园诗话》中写过一个小故事，“十月中，听到随园里的挑粪工在梅树下喜不自禁地说，有一身花矣。他便做了两句诗：月映竹成千个字，霜高梅孕一身花。还有一次，二月出门，送行的僧人说，可惜园中梅花盛开，公带不去。于是，偶得灵感，轻声吟道：只怜香雪梅千树，不得随身带上船”。

无独有偶。《儒林外史》中写道，才子杜慎卿过江来南京，同友人徜徉雨花台岗上，“坐了半日，日色已经西斜，只见两个挑粪桶的，挑了两担空桶，歇在山上。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：‘兄弟，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，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！’”南京城里的挑粪工，委实悠闲，神态从容，自在风雅，这份闲情是来自骨子里的。

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精气神。在作家叶兆言看来，南京有“六朝烟水气”，反映到一个人的性格上就是自由散漫，做事不紧不慢，永远谈不上精明。这点悠闲，是老祖宗留下来的。

喝茶也是风雅之事。下雨天，泡一壶天水茶，神情淡定，自在风雅。

同样在吴敬梓笔下，《儒林外史》41回开头提到，“话说南京城里，每年四月半后，秦淮景致渐渐好了。那外江的船，都下掉了楼子，换上凉篷，撑了进来。船舱中间，放一张小方金漆桌子，桌上摆着宜兴沙壶，极细的成窑、宣窑的杯子，煮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。那游船的备了酒和肴，果碟到这河里来游，就是走路的人，也买几个钱的毛尖茶，在船上煨了吃，慢慢而行……”

自在风雅，也是一种生活美学。暮春，坐在树荫下看闲书，人读花间字句香。不知不觉，一丛花开了。刚开始，也不知道花的名字，就觉得好看，一圈纯白的花瓣，中间聚簇金黄细密的蕊，像一只玉盘，有淡香。后来有路过的人说，呀，琼花开了！这才知道，他是背依着一丛琼花。

自在风雅，还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吾友罗老三去乡下，到了饭点，村人留他在镇上小酒馆里一聚，罗老三手一挥，说“不必了”，他已闻到少时铁锅柴火炒韭菜的味道。这味道好熟悉啊，不知从哪家旧灶台顺着砖砌的烟囱幽幽散发，弥散在村庄巷道里，深吸一口，感到五脏六腑的熨帖、舒畅。他想一探究竟。

暮春，自称是“80后士大夫”的鲁小胖，在古城河边，发现一棵野生的桑树。小胖爬到树上摘紫黑的桑葚果吃，斜倚在树干上，像只猴子，摘一颗，吃一颗，再摘一颗……

有天，我问小胖，一个普通的人，怎样才算是自在风雅？小胖想了想，说他在小面馆里，碰到一个老头，就着一碗馄饨喝酒，抿一口酒，吃一个馄饨，还拽着一个陌生人聊天，这个老头就有自在风雅的气质。

一次，小胖喝醉了，想爬到一棵树上睡觉。小胖说他上辈子可能就是袁枚《随园诗话》里那位挑粪工，在小城的梅园里徜徉，微风中嗅到春天的气息，似闻有簌簌掉落之声，蓦然发现落了一身的花。

面对善意提醒道声谢

□王成志

很多时候，我都爱开快车，这令我我觉得畅快淋漓。时间一长，我养成了坏习惯：哪天不走快车道，就不舒服。

有一次，老婆、儿子从北京回来，老婆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，儿子和同学坐在后排。

北京来的飞机晚点，等他们下飞机已是凌晨2点多了，我困得不行。儿子和同学在后排睡着了，老婆很辛苦，可还是瞪大眼睛帮我看看路况，不时跟我说话，不让我打瞌睡开车。

为了赶时间，深夜机场路车少时，我驾车一路狂奔。突然，老婆大叫一声：“别超速，别超速！”

我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退役军人，自认为反应灵敏，加上很困，心情很

烦躁，不想听老婆唠叨和提醒，一下冒火了，忍不住冲她大叫：“我困了，你不困吗？我们要赶回家休息！”

我吼了她一顿，她不再吭声。一路上，她脸上如冰冻了一样冷漠和严肃。到小区后，老婆一句话都没说，径直下车拿起行李，喊上儿子气冲冲地回了家。整整三天，她都不理睬我，不管我怎么逗她开心，她一个字也不说。

那几天，我做了一个成本收益分析。

我问自己：“一句‘超速了’，成本是多少呢？”几乎没有。“潜在收益有多大呢？”我想到很多，我的生命、她的生命、孩子们的生命，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无辜者的生命。

有人给你一些收益巨大的建议时，正确的反应往往只有两个字：“谢谢”。

想到“提醒后的巨大收益”，我的心里充满悔恨和惭愧。

我几次拨通老婆的电话说：“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，我只会说‘谢谢’。”“随你便！”她冷冷地讽刺了我一句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那件事早被我忘得一干二净。有一天，我再次驾车冲向高速路，老婆突然大叫道：“小心，不要开快车，不要超速！”

我的脸顿时红得发紫……最终，我还是冲她做了个鬼脸，大叫一声：“谢谢！”

有人向你提出建议，或者试图帮助你时，千万不要迁怒提醒你的人。无论你当时想说什么，闭上嘴，除了“谢谢”。